



中国近代绘画之父

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他主张的『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引起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绘画理论的一次重大变革。他将西方精湛的写实技巧融汇到中国绘画之中，为传统艺术的革新与发展开拓了新的广阔天地。

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

徐悲鸿自述

徐悲鸿 著 / 文明国 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XU BEIHONG ZISHU

徐悲鸿 著 / 文明国 编

徐悲鸿自述

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编 悲鸿自述

悲鸿自述·····	3
旅欧记行·····	25
述学·····	35
游英杂感·····	37
居宁之幸遇记·····	40
南游杂感·····	42
桃榔树·····	42
桂林·····	43
真西游记·····	46
危巢小记·····	53
漫记印度之天堂·····	54

第二编 序与跋

《悲鸿描集》自序·····	61
《悲鸿画集》自序·····	63
《齐白石画册》序·····	65
《艺术副刊》发刊词·····	67
《八十七神仙卷》跋一·····	69
《张大千画集》序·····	72
李唐《伯夷叔齐采薇图》序·····	74
《画范》序·····	76
《艺用人体解剖学》序·····	78
李可染先生画展序·····	80
《黄养辉画集》序·····	81
《关山月画集》序·····	83
《八十七神仙卷》跋二·····	84
《积玉桥字》跋·····	86
《舒新城美术照相习作集》序·····	88
序苏联版画展览会·····	89

第三编 人物与交游

对泥人张感言·····	93
张聿光先生画展志感·····	98

高奇峰先生行述·····	100
谈高剑父先生的画·····	102
忆达仰先生之语·····	104
赵少昂画展·····	106
吴作人画展·····	108
余钟志画展·····	110
孙宗慰画展·····	111
叶浅予之国画·····	112
介绍几位作家的作品·····	114
剪纸艺术家陈志农先生·····	119
任伯年评传·····	120
普鲁东·····	125
左恩传略·····	136
文艺复兴远祖乔托传·····	139
法国大壁画家薄特理传·····	142
泰戈尔翁之绘画·····	147
达仰先生传·····	150
古今版画家中一巨星·····	154

第四编 谈艺录

美与艺·····	161
美术之起源及其真谛·····	163
习艺·····	166

古今中外艺术论·····	168
研究艺术务须诚笃·····	174
美的解剖·····	176
儿童如神仙·····	178
因《骆驼》而生之感想·····	180
性格论·····	183
美术漫话·····	185
谈大胆·····	188
智慧·····	190
漫谈·····	191
初学画之方法·····	194
学画之步骤·····	195
艺术漫话·····	196
中西艺术之异同与比较·····	198
造化为师·····	200
评文华殿所藏书画·····	202
学术研究之谈话·····	208
艺院建设计划·····	211
弁言·····	211
美术院初建时之收藏·····	212
近代美术院缘起·····	217
中国今日急需提倡之美术·····	219
论中国画·····	224
故宫所藏绘画之宝·····	228

中国之原性浮雕绘画·····	231
朝元仙仗三卷述略·····	234
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	237
故宫书画展巡礼·····	243
书法·····	243
名画·····	243
中国艺术的贡献及其趋向·····	246
中国艺术的没落与复兴·····	251
新国画建立之步骤·····	258
我对于敦煌艺术之看法·····	261
复兴中国艺术运动·····	264
安格尔的素描·····	267
左恩铜镌·····	269
巴尔堆农·····	271
米开朗琪罗作品之回忆·····	277
《摩西》·····	277
《十字架卸下之基督》·····	278
《大卫》·····	278
法国艺术近况·····	281
印度美术中之大奇·····	284

徐悲鸿

自
述



第一编
悲鸿自述

悲鸿自述

悲鸿生性拙劣，而爱画入骨髓。奔走四方，略窥门径，聊以自娱，乃资谋食，终愿学焉，非曰能之。而处境困厄，窘态之变化日殊。梁先生得所，坚命述所阅历。辞之不获，伏思怀素有自叙之帖，卢梭传忏悔之文，皆抒胸臆，慨生平，借其人格，遂有千古。悲鸿之愚，诚无足纪，唯昔日落拓之史，颇足用以壮今日穷途中同志者之志。吾乐吾道，忧患奚恤，不惮词费，追记如左。文辞之拙，弗遑计已。

距太湖之西三十里，荆溪之北，有乡可五六十家。凭河两岸，一桥跨之，桥曰计亭。吾先人世居业农之所也。吾王父砚耕公，以洪杨之役，所居荡为灰烬。避难归来，几不能自给，力作十年，方得葺一椽为庐于桥之侧，以蔽风雨，而生先君。室虽陋，吾先君方自幸南山为屏，塘河为带，日月照临，霜雪益景，渔樵为侣，鸡犬唱答，造化赋予之丰美无尽也。

先君讳达章（清同治己巳生），生有异秉，穆然而敬，温然而和，观察精微，会心造物。虽居穷乡僻壤，又生寒苦之

家，独喜描写所见，如鸡、犬、牛、羊、村、树、猫、花。尤为好写人物，自父母、姊妹（先君无兄弟），至于邻佣、乞丐，皆曲意刻画，纵其拟仿。时吾宜兴有名画师毕臣周者，先君幼时所雅慕，不谓日后其艺突过之也。先君无所师承，一宗造物。故其所作，鲜 Convention（俗套）而特多真气。守宋儒严范，取去不苟，性情恬淡，不慕功名，肆忘于山水之间，宴如也。耽咏吟，榜书雄古有力，亦精篆刻，超然自立于诸家以外。

先君为人敦笃，慈祥恺悌，群遣子弟从学，习画问字者至夥。有扬州蔡先生者，业医、能画，携子赁居吾家。其子曰邦庆，生于中日战败之年，属马，长吾一岁，终日嬉戏为吾童时伴，好涂抹。吾时受先君严督读书，深羨其自由作画也。

吾六岁习读，日数行如常儿。七岁执笔学书，便思学画，请诸先君，不可。及读卞庄子之勇，问：“卞庄子何勇？”先君曰：“卞庄子刺虎，夫子以是称之。”欲穷虎状，不得，乃潜以方纸求蔡先生作一虎，归而描之。久，为先君搜得吾所描虎，问曰：“是何物？”吾曰：“虎也。”先君曰：“狗耳，焉云虎者。”卒曰：“汝宜勤读，俟读完《左传》，乃学画矣。”余默然。

九岁既毕四子书，及《诗》《书》《易》《礼》，乃及《左氏传》。先君乃命午饭后，日摹吴友如界画人物一幅，渐习设色。十岁，先君所作，恒遣吾敷无关重要处之色。及年关，又为乡人写春联。如“时和世泰，人寿年丰”者。

余生一年而丧祖母，六年而丧大父，先君悲戚，直终其身。余年十三四，吾乡连大水，人齿日繁，家益窘。先君遂奔

走江湖，余亦始为落拓生涯。

时强盗牌卷烟中有动物片，辄喜罗聘藏之。又得东洋博物标本，乃渐识猛兽真形，心摹手追，怡然自乐。年十七，始游上海，欲习西画，未得其途，数月而归。为教授图画于和桥之彭城中学。

方吾年十三四时，乡之富人皆遣子弟入学校，余慕之。有周先生者，劝吾父亦遣吾入学校尤笃，先君以力之不继为言。周先生曰：“画师乃吃空心饭也，乌足持。”顾此时实无奈，只得埋首读死书，谋食江湖。

年十九，先君去世，家无担石。弟妹众多，负债累累，念食指之浩繁，纵毁身其何济。爰就近彭城中学、女子学校，及宜兴女子学校三校教授图画。心烦虑乱，景迫神伤，遑遑焉逐韶华之逝，更无暇念及前途，览爱父之遗容，只有啜泣。

时落落未与人交游。而独蒙女子学校国文教授张先生祖芬者之青视，顾亦无杯酒之欢。年余，终觉碌碌为教，无复生趣，乃思以工游沪，而学而食。辞张先生，张先生手韩文全函，殷勤道珍重，曰：“吾等为贍家计，以舌耕求升斗，至老死，亦既定矣。君盛年英锐，岂宜居此？曩察君负荷綦重，不能勸君行，而乱君意。今君毅然去，他日所跻，正未可量也。”又曰：“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愿受鄙言，敬与君别。”呜呼张君者，悲鸿入世第一次所遇之知己也。

友人徐君子明者，时教授于吴淞中国公学，习闽人李登辉，挟余画叩李求一小职，李允为力。徐因招赴沪，为介绍。既相见，李大诧吾年轻，私谓子明：“若人者，孩子耳，何能做事？”子明曰：“人负才艺，诘问其年。且人原不甘其境，

思谋工以继其读，君何谦焉？”李乃无言。徐君是年暑期后，赴北京大学教授职，吾数函叩李，终无答。顾李君纳吾画，初未尝置意，信乎慷慨之士也。

吾于是流落于沪，秋风起，继以淫雨连日，苦寒而粮垂绝。黄君警顽，令余坐于商务印书馆，日读说部杂记排闷，而忧日深。一时资罄，乃脱布褂赴典质，得四百文，略足支三日之饥。

一日，得徐君书，为介绍恽君铁樵，恽君时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因赴宝山路访之。恽留吾画，为吾游扬于其中有力者，求一月二三十金小事。嘱守一二日，以俟佳音。时届国庆，吾失业已三月。天雨，吾以排日，不持洋伞，冒雨往探消息。恽君曰：“事谐，不日可迁居于此，食于此，所费殊省。君夜间习德文，亦大佳事，吾为君庆矣。”余喜极，归至梁溪旅馆，作数书告友人获业。诂书甫发，而恽君急足至，手一纸包，亟启视，则道所谋绝望，附一常州人庄俞者致恽君一批札，谓某之画不合而用，请退还。尔时神经颤震，愤怒悲哀，念欲自杀。继思水穷山尽，而能自拔，方不为懦，遂腆颜向一不应启齿、言通财之友人告贷，以济燃眉之急。故乡法先生德生者，为集一会，征数十金助余。乃归和桥，携此款，将作北京之行，以依故旧。于是偕唐君者，仍赴沪居逆旅候船。又作一画报史君，盖法君之友助吾者也。为装框，将托唐君携归致之。唐君者，设茧行，时初冬，来沪接洽丝商，谋翌年收茧事，而商于吴兴黄先生震之。黄先生来访，适值唐出，余在检行装。盖定翌日午后行矣。黄先生有烟癖，乃卧吸烟，而守唐君返。目睹对墙吾所赠史君画，极称赏。与余道此画之佳，

余唯唯。又询知何人作否，余言实系拙作，黄肃然起敬，谓：“察君少年，乃负绝技，肯割爱否？”余言此画已赠人。黄因请另作一幅赠史，余乃言：“明日行。”黄先生问：“何往？”曰：“去北京。”问：“何谋？”余言：“固无目的，特不愿居此，欲一见宫阙耳。”黄先生言：“此时北方已雪，君之所御，且无以却寒，留此徐图良策何如？”余不可。因默然。

无何，唐君归，余因出购零星。入夜，唐君归，述黄先生意，拟为介绍诸朋侪，以绘画事相委，不难生活。又言黄君巨商，广交游，当能为君助。余感其意，因止北行。时有暇余总会者，赌窟也，位于今新世界地。有一小室，黄先生烟室也。赌自四五时起，每彻夜。黄先生午后来，赌倦而吸烟，十一时许乃归。吾则据其烟室睡。自晨至午后三时，据一隅作画。赌者至，余乃出，就一夜馆读法文，或赴审美书馆观画，食则与群博者俱。盖黄君与设总会者极稔，余故得其惠，饌之丰，无与比。

伏腊，总会中粪除殆遍，积极准备新年大赌。余乃迁出，之西门，就黄君警顽同居。而是年黄震之先生大失败，余又茕茕无所告，乃谋诸高君奇峰。初，吾慕高剑父兄弟，乃以画马质剑父。剑父大称赏，投书于吾，谓虽古之韩干，无以过也，而以小作在其处出版，实少年人最快意之举，因得与其昆季相稔。至是境迫，因告之奇峰，奇峰命作美人四幅，余亟归构思。时桃符万户，锣鼓喧天，方度年关，人有喜色。余赴震旦入学之试而归，知已录取。计四作之竟，可一星期。高君倘有所报，则得安读矣。顾囊中仅存小洋两毫，乃于清晨买粢饭一团食之，直工作至日入。及第五日而粮绝，终不能向警顽告

贷，知其穷也，遂不食。画适竟，亟往棋盘街审美书馆觅奇峰。会天雪，腹中饥，倍觉风冷。至肆中，人言今日天雪，奇峰未来。余询明日当来否？肆人言：“明日星期，彼例不来。”余嗒然不知所可，遂以画托留致奇峰而归。信乎其凄苦也。

入学须纳费，费将何出？腹馁亦不能再支，因访阮君翟光。既见，余直告：“欲借二十金。又知君非富有，而事实急。”阮君曰：“可。”顿觉温饱，遂与畅谈。索观近作，留与同食。归睡亦安。明日入学，缴学费。时震旦学院院长法人恩理教士，欲新生一一见。召黄扶，吾因入。询吾学历，怅触往事，不觉悲从中来，泪如雨下，不能置一辞。恩理教士见吾丧服，询服何人之丧，余曰：“父丧。”泪益不止。恩理再问，不能答。恩理因温言劝弗恻，吾宿费不足，但可缓纳。勤学耳，自可忘所悲。

吾因真得读矣。顾吾志只在法文，他非所措意也。既居校，乃据窗而居。于星期四下午，仍捉笔作画。乃得一书，审为奇峰笔迹，乃大喜。启视则称誉于吾画外，并告以报吾五十金。遂急舍笔出，又赴阮君处偿所负。阮又集数友令吾课画，月有所入，益以笔墨，略无后顾之忧矣。吾同室之学友，为朱君国宾，最勤学。今日负盛誉，当年固早卜之矣。但是时朱君体弱，名医恒先为病夫，亦奇事也。

是年三月，哈同花园征人写仓颉像，余亦以一幅往。不数日，周君剑云以姬觉弥君之命，邀偕往哈同花园晤姬。既相见，甚道其推重之意，欲吾居于园中，为之作画。余言求学之急，如蒙不弃，拟暑期内迁于此，当为先生作两月之画。姬君欣然诺，并言此后可随时来此。匆匆数月，烈日蒸腾，余再蒙

恩理教士慰勉，乃以行李就哈同居之。可一星期，写成一大仓颌像。姬君时来谈，既而曰：“君来此，工作无间晨夕。盛暑而君劬劳如此，心滋不安，且不知将何以酬君者。”

余曰：“笔敷文采，吾之业也，初未尝觉其劳。吾居沪，隐匿姓名，以艺自给，为苦学生，初亦未尝向人求助。比蒙青睞，益知奋勉。顾吾欲以艺见重于君，非冀区区之报。君观吾学于教会学校者，诂将为他日计利而易吾业耶？果尔，则吾之营营为无谓。吾固冀遇有机缘，将学于法国，而探索艺之津源。若先生所以称誉者，只吾过程中借达吾愿学焉者之具而已。若不自量，以先生之誉而遂自信，悲鸿之愚，诚自知其非也。果蒙先生见知，于欧战止时，令吾赴法，加以资助，而冀他日万一之成，悲鸿没齿不忘先生之惠。若居此两月间之工作，悲鸿以贫困之人，得枕席名园，闻鸟鸣，看花放，更有仆役，为给寝食者，其为酬报，固以多矣，敢存奢望乎？”

姬君曰：“君之志，殊可敬。弟不敏，敢力谋以从君愿。顾君日用所需色纸之费，亦必当有所出。此后君果有所需，径向账房中索之，勿事客气。”姬君者，芒砀间人，有豪气，自是相得甚欢。时姬君方设仓圣明智大学，又设“广仓学会”，邀名流宿学，如王国维、邹安等，出资于日本刊印会中著述。今日坊间，尚有此类稽古之作。又集合上海收藏家，如李平书、哈少甫等，时以书画金石在园中展览。外间不察，以为哈同雅好斯文。致有维扬人某者，以今日有正书局所印之陈希夷联“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向之求售。此时尚无曾髯大跋，觉更仙姿出世，逸气逼人，索价两千金。此联信乎书中大奇，人间剧迹。若问哈同，虽索彼两金求易，亦弗欲也。吾见

此，惊喜欲舞，尽三小时之力，双勾一过而还之。

此时姬为介绍诗人廉南湖先生，及南海康先生。南海先生雍容阔达，率直敏锐，老杜所谓真气惊户牖者，乍见之觉其不凡。谈锋既启，如倒倾三峡之水，而其奖掖后进，实具热肠。余乃执弟子礼居门下，得纵观其所藏。如书画碑版之属，殊有佳者，相与论画，尤具卓见，如其卑薄四王，推崇宋法，务精深华妙，不尚士大夫浅率平易之作，信乎世界归来论调。南海命写其亡姬何旃理像，及其全家，并介绍其过从最密诸友，如瞿子玖、沈寐叟等诸先生。吾因学书，若《经石峪》、《爨龙毅》、《张猛龙》、《石门铭》等名碑，皆数过。曹君铁生者，江阴人，健谈，任侠，为人自喜。在溧阳，与吾友善，长吾廿岁。蒙赠欧洲画片多种。曹号“无棒”。余询其旨，曰：“穷人无棒被狗欺也。”其肮脏多类此。一日，哈校中少一舍监，吾以曹君荐，即延入。诂哈校组织特殊，禁生徒与家族来往，校医亦不善，学生苦之，而曹君心滋愤。一日，曹君因例假出，夜大醉归，适遇余与姬君等谈。曹指姬君大骂，历数学校误害人子弟。姬君泰然，言曹先生醉，令数人扶之往校。余大窘。是夜，姬君左右即以曹行李出，余只得资曹君行汉皋。顾姬君后此相视，初未易态度，其量亦不可及也。

岁丁巳，欧战未已，姬君资吾千六百金游日本。既抵东京，乃镇日觅藏画处观览。顿觉日本作家，渐能脱去拘守积习，而会心于造物，多为博丽繁郁之境，故花鸟尤擅胜场，盖欲追踪徐、黄、赵、易，而夺吾席矣，是沈南苹之功也。唯华而薄，实而少韵，太求夺目，无蕴藉朴茂之风。是时寺峙广业尚在，颇爱其作，而未见其人也。识中村不折，彼因托以所译